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二十八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九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者也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無是心則雖具舉政體不過在方冊而已故先之以無逸有是心矣而不知所統則與漢宣隋文相去蓋無幾也故繼之以立政

周公作立政立政

自立政而後周公不復有書矣在百篇中則是篇乃
周公絶筆也爲治體統固臻其極至於反覆申重之
意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
之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
鮮哉
成王之爲王久矣周公方拜手稽首而告之何也葢

成王前此幼沖素倚成於周公雖居王位習而不察猶未知其難居也故周公致敬盡禮告而警之曰嗣天子今爲王矣其可不弃爾幼志而深思天位之艱乎既警之以爲君之難彼方震悚而未知攸濟乃悉數治道綱領以咸戒之則入之者深而聽之者不敢易矣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所謂爲治之綱領也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共役而在左右者也尊卑雖甚有間然職重者

有安危之倚職親者有染習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常伯常任準人即下章所謂三宅之事也以文意考固知其任大體重然於三代之書它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别名與官之有别名者其來已久相也而或謂之阿衡保衡卿也而或謂之祈父農父然則常伯常任準人者是三代輔政之别名耳說者乃配合之俾各有攸司則皆意為之也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之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綴衣蓋常張帷

幄者也周公既言復嘆息自古爲天下者果能休嘉此數職知憂恤審擇之者蓋甚鮮焉先言休玆而繼以知恤者必知建官置職之美意然後能深以爲恤也常伯常任準人之官豈髙位重禄而已乎彌綸康濟其職蓋甚休也綴衣虎賁凡僕御之官豈隨指氣使而已乎薫陶移養其職蓋甚休也其職之休如是其敢恬不加恤使非其人處之乎惟深識建官之美意故深嘆其休而使成王深繹之也

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周公既嘆知恤者鮮矣復歷舉知恤者以告成王夏也成湯也文武也皆知恤乎此者也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者求賢任官世主曷嘗不誦此語哉貌敬而情則疎也聲善而中則不然也

凡此皆名爲之而非實蹈之也若有夏先后則既允蹈之矣廸云者蹈之之謂也乃其國家所以大彊者以能籲召賢俊知尊上帝之實而已子克家則父尊言其幹父之蠱也賢在位則上帝尊葢其代天之工也籲召賢俊固所以彊國必引之至於尊上帝者葢夏后氏之號召賢俊本以共代天工發於公心非欲私彊其國家也大競之效猶響應聲而匪求之也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者雖既號召賢俊苟工於招納

而拙於採擇猶無益也統名之則曰俊而其所以爲俊者或直而溫或寛而栗豈一塗所可識哉不能實知篤信於九德之行雖隨其鑒裁各有所獲然得之於此遺之於彼必不能盡入彀中也廸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知之深則信之篤也自臯陶以九德授禹夏之先后蓋世守之以爲知人之法矣乃敢告教厥後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者夏之羣臣見其君

於賢實知篤信如此乃敢告教以圖任之要也苟此意未孚於下則臣亦豈敢遽進其言哉坤道固不當先倡也噫人臣之難進言固矣人君之得聞忠言抑甚難也始焉拜手稽首而曰后矣敬告以爲君之難也終焉歴叙事牧凖而曰兹惟后矣申告之以爲君之職也乃事乃牧乃凖即前所謂常伯常任凖人爲治之體統繫焉宅是三者人君之分畢矣當籲俊之後羣賢四集天下惟觀三宅之舉以爲向背政柄有

歸則庶官列位隨材授任蓋有司存非人主之職也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辭與夏略同然則以圖任三宅爲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謀面用丕訓德者夏之羣臣既以宅三宅爲戒其君於是謀以博詢之面以親驗之用其大順於德者焉則乃宅人者必如是乃可謂之能宅人蓋大任不可輕付大德不可小知必參人已然後盡也玆乃

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者

方夏之盛任三宅者如是之詳及其衰也遂至於曾

無義民言皆不義之人而無一君子也茲乃云者此

乃三宅之位非宅位也猶無義民則餘可知矣然非

人材果劣於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任用而已

往惟俊德是任效見於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

見於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

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
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
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
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凡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者皆上帝之光命也成湯
之升大治之使章條炳蔚所謂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也然湯所以大治之者豈一手足之力哉亦曰圖任
三宅三俊而已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

俊言知之之明也所用之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未即宅未即俊之前知之者獨湯既即宅既即俊之後則夫人而信之也三俊說者謂它日次補三宅者觀夫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之所謂歟高帝儲參陵平勃於身後迄能定再世之亂諸葛亮儲琬禕允維於身後亦能持循數十年況三代所以爲社稷長慮者股肱心腹之任固宜預求其繼也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言待之之恭也嚴事賢者一話言一舉措惟大則效之而罔有疑貳然後能用三宅三俊而俾自竭所謂學於伊尹然後臣之斯其一證也後世始有駕馭臣下之論抑不知可得而駕馭者姦雄狙詐耳苟操是心賢者其肯委身乎成湯所以克用三宅三俊者特嚴惟丕式以極其恭不聞其駕馭也知之既明待之既恭賢俊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

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藴矣周公既述成湯乃慨然發嘆於紂德之昏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人羞刑者宜進刑戮者也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人也庶習者備諳衆醜者也庶習逸德之惡甚於羞刑暴德故共政之任亦親於共國焉舉賢者拔其萃嗜惡者從其尤皆用其極者也紂淫昏不欽天職故帝欽罰之使我

周集有華夏復用商所受之命同治萬姓焉欽者天之理紂之干罰背此理者也周之有夏順此理者也非有罰之者而罰至亡國非有使之者而使其有夏是所謂天理也冠之以欽而繼之以罰以伻言其背此理也以至於所謂式商受命亦非外此理而復有命也合周公論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間立政之體統其在兹乎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論成湯文武皆以亦越發語端蓋與上文相參也桀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成湯而遽如是焉紂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文武而遽如是焉是非有兩天下也治亂同機而異發聖狂同心而異念賢材同世而異

用人君盡於此而深省乎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真能知其心也成王反風之後不可謂不知周公之心矣其知之也亦成王之知而已其視文武之知周公則猶大有徑庭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厎藴不外見惟文王灼然見其心也它人則或疑信相半矣文武之知三宅三俊皆曰心者葢君臣之相與萬化之原也苟貌親口惠相期於肝膈之外則既無其本矣文武既克知灼

見三宅三俊之心以是而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

有所承以是而爲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浩

然無愧於俯仰之際矣夏曰尊上帝商曰陟丕釐上

帝之耿命周曰敬事上帝然則事天以人三代所共

也既論文武之大綱復條陳而歷數之立政任人準

夫牧作三事者所謂三宅蓋立政之本也虎賁綴衣

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者蓋在內侍衛與凡

職掌也周制馬有十二匹立趣馬一人則下比於園

牧者也小尹虎賁綴衣趣馬皆奉御小職尹則其長也左右攜僕攜持共用之物服役左右者也庶府蓋府史之府庶言衆也大都小伯者大都小都之長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藝以事其上者也表臣百司者在外之百司也表對裏之辭上文百司蓋内百司若内府内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

司之長也如庖人尹庖內饔尹饔膳夫則是數尹之
伯也鐘師尹鐘磬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
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
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
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
恐其或淫巧機詐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
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繫而
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也既

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吉士也常久也言終文武之世無非吉士也人之相去何啻千百等用之者小大亦各有方今合而謂之吉士葢長短雖不齊要皆慈祥良善之人而不容一慘刻傾險者投足其間此文武用人之大法所以立周家忠厚之治體也序書既備復論諸侯之官與夫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諸侯之三卿與其副也侯國之

官獨此是舉其名位通於天子者歟先儒以三卿爲文武未伐紂前官制苟果皆文武在廷之官何繇重出於庶常吉士之後乎此章蓋通敘文武之官文王雖不有天下武王克商官制實達乎四海其爲侯國之官無疑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夷也微也盧也蓋皆蠻夷牧誓常出其二焉烝先儒以爲衆或者亦蠻夷之名而失其地歟三亳說者謂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阪則

未詳也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制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它語蓋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内見外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前章數叙文武衆職既已詳復恐成王覽其目不識其綱故極本原以示之心者萬事之綱也放而不宅則憧憧擾擾自流於一物尚何以綱萬事乎君心既

宅安厥攸居則經世事業皆此心之建立也舉世人才皆此心之應感也首章所叙文王之事文王之官若不勝其繁矣然文王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於外哉惟能宅心而已是心之宅乃能立兹常事而體統咸舉常事蓋有國常行而不可廢者前章百官所掌皆是也司牧人亦能觀感之故罔不秉德司牧人蓋舉其長以見其屬德雖司牧之所自有然所以俊敏日新者實由於文王聖心造化之中而不自知故曰

以克言以文王而能非其所自能也昔之教者蓋有示以制度文爲使之自造上達之妙者矣亦有微發端倪使之推於事物之際者矣本末雖未嘗相離然語之各有其方惟周公之於成王博之以庶官而物無所遺約之以一心而它無所事博約具舉體用畢陳嗚呼父師之心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

治道原有體宅心其原也罔攸兼于庶獄庶慎其體也凡奏請詞訟所謂庶言也凡刑辟訊鞫所謂庶獄也凡事莫不繫利害皆當謹戒所謂庶慎也國家之事不出於此三者矣文王既宅心而司牧人克俊有德則典之者各有司存豈文王之所當兼哉惟付之有司之牧長順其用違蓋可否聽其裁決而已不復兼也君當一於爲君臣當一於爲臣君苟兼臣之職非惟二其君道而臣亦不得專其職也庶獄庶慎文

王罔敢知于兹者申言之也置庶言而不論者事之未施行則謂之言既施行則獄與慎可包之矣不曰罔知于兹而曰罔敢知于兹者徒言罔知則是老莊之無爲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之敬忌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亦越繼前之辭也論文王以心以體自其本原言之

也論武王以功以業自其發用言之也觀其本原可以知其發用觀其發用可以知其本原兩章葢交相見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安民者所謂敉寧之功一怒則所謂義德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率惟不敢替者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之容德也不泄邇不忘遠遠邇并包所以率循思惟謀度而從之者也文武神武大度如此宜其並受丕丕丕之基建八百年盛大之業也於義德曰不敢替

於容德曰率惟謀從者生育肅殺一闔一闢固非二氣而生者天地聖人之心也故容德率惟謀從而義德則迫於不得已而不敢替焉先論心次論體終論功業言之序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

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爲王而承如是之基業矣其何以居之乎其可不精思圖任之要乎一篇之間所謂王矣者蓋屢言而屢歎之深恐成王平日委重視成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故警之者不一而足也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者授之以知人之法也繼自今謂繼此以往自成王而下後嗣王皆欲其世

守之周公惓惓之意則無窮也我者主君而言周公以君爲體者也政事有小大綱目之判曰立政則既舉其綱矣復曰立事者挈持固有其要綜理欲其周也所以立政立事者豈人主親爲之哉要在圖任準人牧夫而已三宅遺其一蓋略舉其二以包其餘無他意也圖任三宅不可無知人之法灼知厥若所謂知人之法也若順也物莫不有所順水順於下火順於上蓋有堙之而不下鬱之而不上者矣然終非其

所順也人之於善豈無飾其外而勉為之者哉苟能明知其所順則君子小人心之所安不得而遁矣夏后氏宅人之法亦曰謀面用丕訓德訓亦順也觀人以其順蓋有所傳矣既灼知其所順果正而不它然後推心而委付之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則勿有間之者言用之之專也疑則不用用則不疑夫既深知之矣則當大畀付之使之為治以相助輔翼我所受之民以和調均齊我庶獄庶慎之事豈

容復使異意者間之哉民而言受者言受民於天於
祖宗而非成王之所自有也知人不可不盡任人不
可不專周公所以竭兩端而告之也成王既莅政矣
周公憂其或自用而無所畏也故復戒以自一話一
言之間我則終惟我成德之彦是咨是訪不敢自用
以治我所受之民苟造次顛沛或忘師保則民有不
得其死者而負上天祖宗之畀付矣人主尊無二上
必常使之上畏師保下畏民庶然後兢業而不敢肆

周公之訓所以維持其敬心蓋作聖之功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者復深感切之也周公嘆息而言予已受人之美言皆告我以孺子既王矣汝其何以稱塞此言哉苟無以稱塞則今日之譽它日之毀也可不懼乎譽子弟者多於父兄之前苟無其實則父兄每代之踧踖也其感切成王可謂深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者前既言擇人以和獄慎惟以正道是治之簡

畀正人付之獄慎使之以正法斷刑以正理揆事所謂正道也苟不知正道雖惴惴然欲其勿誤安能勿誤乎勿誤者言其敬之之心正者言其治之之體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兹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前代圖任之得失其明效大驗既條列之矣㫖爲於此洊言之也忠愛之意源源不窮故納誨者亦諄諄不已也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所以立政立事而圖任牧夫凖人者既能識其内而知其可以宅是官矣復能由其外而深繹其中焉由其言而繹其心也由其材而繹其德也由其發舒於當時者而繹其持久於歲晏者果何如也繹之者葢不一端而足也則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由繹之則表與裏相符其

審如是然後俾之爲治既俾之爲治則一聽其所爲矣惟難於未任之先故易於既任之後茍先而遽易則小人得以投隙後而方難則君子無以盡心先後誠不可錯施也既舉圖任之得以爲法復舉圖任之失以爲戒國既罔有立政無復綱紀所用乃憸利輕巧之人不順於德者是宜晻昧微滅罔顯在厥世君子陽類故用則陞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故用則降其國於晻滅陰陽陞降亦各從其類也前後用君子

小人之得失章章如此繼自今立政者其勿用憸人其專擇吉士以勱勉相助我國家戒之者蓋甚力矣人主無它職惟以别白君子小人爲職國家之存亡常必由之立政之書反復於君子小人之際者其有旨哉文武百官既庶常吉士而周公復以其惟吉士望後之人同時召公進戒之詩歌藹藹王多吉士者亦至再焉穆王之世周道既衰矣其命伯冏吉士猶在口也是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唯

在於吉士其一代之治體蓋可識矣小人而謂之憸人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情狀使人主知之也斯蓋吉士之反周家家法所嚴惡者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復呼成王而警以獄事之重也繼自今文子文孫者自成王以至於後嗣也今文子文孫者專指成王也始云庶言庶獄庶慎已而去其一止曰庶獄庶慎已而去其二獨曰庶獄蓋挈其重者獨舉之使成王深知獄之不可

少誤而致嚴於典獄牧夫之選耳獄㫖爲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也蕇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哉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兵者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繼世之主多湛於逸樂不出户庭弛備忘戰以墮祖宗

之業故戒其必能詰治戎兵徧登大禹九州之舊迹有截其師嚴正方整行於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震耀文武之光烈是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惰偷操握其衆而不使扞格摧壓其姦而不使覬覦保位之良圖也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則既克踐此語矣雖然周公之訓稽其所敝得無或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戎民之訓繼勿誤於庶獄之後者也庶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

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以前明後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死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常人有德之人與吉士異名而同實者也其於國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也然每多重遲木訥例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世主惑於取舍而治亂分焉噫此周公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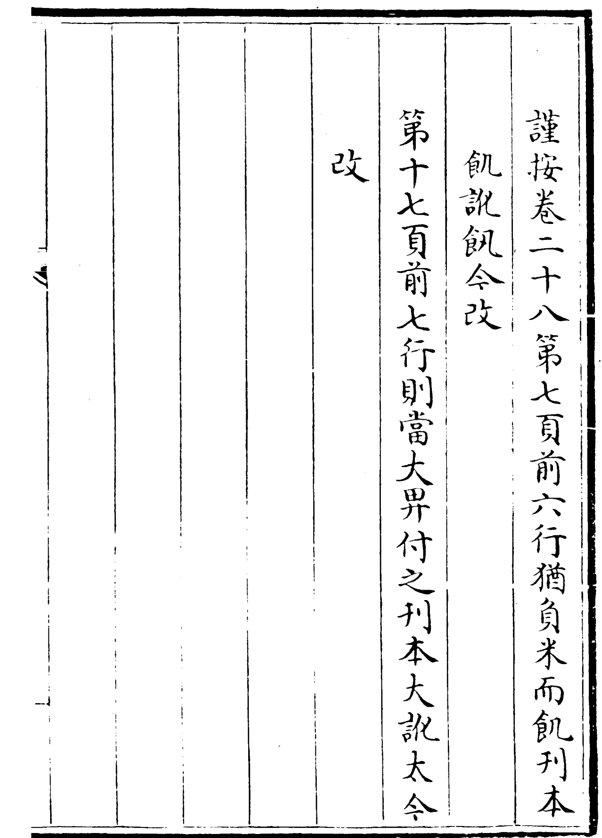
慨嘆而深致意於卒章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立政之篇終矣周公復告太史以蘇公之事何也立政所甚重者獄而蘇公者治獄之師也蘇忿生之爲武王司寇每用法敬其所由之獄未甞敢易小大之獄莫不由於司寇式敬爾由獄蓋言無所不用其敬也故能封殖基本以長養我王國苟治獄者以此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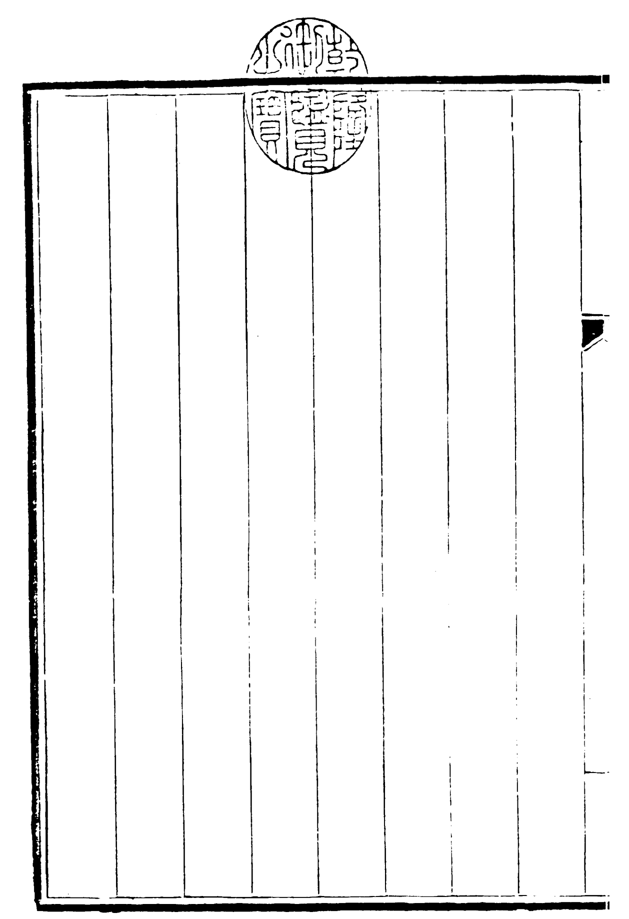
法而有慎焉斯能各以輕重之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矣慎者敬之形所以傳蘇公之心者也周公既戒後嗣王以擇司獄之牧夫恐其未知取人之準則故命太史書蘇公之事於簡以示後王曰此萬世司獄牧夫之式也合此則用戾此則斥豈不易乎周公之爲庶獄慮者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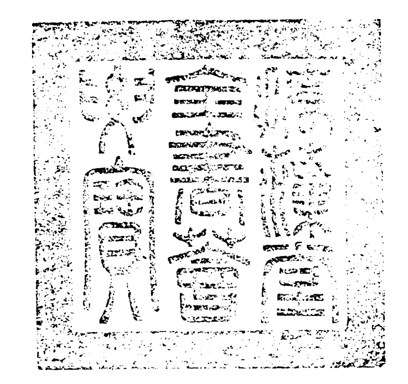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九



謹按卷二十八第七頁前六行猶負米而飢刋本飢訛飢今改

第十七頁前七行則當大畀付之刋本大訛太今改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貢生臣張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增修書說卷三十至三十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教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講貫啓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焉過此而有

君陳乃周公既没之後又過此而有顧命乃其身將没之時成王進德終始之序備矣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内修外攘治之序也而成王黜殷命滅淮夷乃始歸豐作周官何也境外之寇鄉鄰之闘者也先修而後攘可也境内之寇同室之闘者也苟不先治其闘室可得而治乎武庚三監之叛近在肘腋實繫王室安

危而淮夷亦在封域之中聲勢相倚者也二患既除海內清晏然後創制立法之事可興矣是固治之序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材所能運轉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向也成王不出閨闥之孱王耳今焉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乾

開坤闢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成治定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訓督裁正品式備具本末内外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是其進不可以陼級數而其大不可以尺度量也嗚呼不如是何以覩文王之耿光而揚武王之大烈乎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建官分職固自古制治保邦之大道也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岌岌乎若危亂踵其後一何迫也是

豈成王之過慮哉成王深觀乎古而深見乎此也闔闢非二氣屈伸非二體而治亂安危非二機也反治即亂去安即危其間本不容地也若昔帝王建其長立其貳設其參傅其伍者豈苟云乎哉皆所以制其未亂而保其未危也非曰文其治而飾其安也大官大職固所當謹同舟濟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蓋雖賤有司亦不敢忽也後世之主或舛逆體統而失其建官之意或簡畀庸謭而違其任官之材彼惟以

為爵出於口而視之若不甚急耳嗚呼舜發畝畝禹躬胼胝相與戚嗟官人之難備嘗險阻固誠知其急也成王長於周家十六王積累平富之餘而親發未亂未危之論學之於人大矣哉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成王既原自古建官之道復序自古建官之法唐虞建官惟百而謂之稽古則官之有百蓋前於唐虞矣上古官制於此可推也百揆無所不總者也四岳兼總方岳者也州牧各總其州者也侯伯逮春秋猶襲以霸者之稱在唐虞則必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若曰五等之侯伯則奚獨置其三者而舉二也治道之達自百揆而受之以四岳自四岳而受之以州牧自州牧而受之以侯伯本自一源派於萬瀆庶政惟和

萬國咸寧唐虞之治綱可識矣唐虞之官見於書者猶多成王獨舉其四惟識其大故能挈其綱也夏商之官倍也觀其會通而制其繁簡也百焉而治倍焉而亦能用治則夏商之於唐虞不矜於同而矜於治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官者位也非其人則虛位也然位之布列其法豈真可輕哉首尾倒置承受參錯雖得其人亦何所施成王既序唐虞夏商建官之法矣復恐人得其徒法而不循其本也故抑揚

其辭而使識之也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成王實用力於此而真知其不足所以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而共治之也德君德也祇勤于德則止其所而非叢脞也訓迪厥官訓導之俾各知所職下文所序是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以為周家之定制則始於此也經邦而下皆訓廸之辭也三公位皆上公所論之道即以經邦變理隂陽者也經者經綸之謂也變理者和調之謂也明則邦國幽則隂陽幽明之所以然乃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聲亦何待于論乎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與此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三孤

位皆孤卿貳三公而弘大其化寅敬也亮明也敬明天地之理以輔予一人也陰陽以氣言也天地以形言也燮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於此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而公之職反不與言何耶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物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尊之至也考之成王之序公孤慨然有感於周之人材焉成王所

序三公之職在後世蓋曠千百年而不見者也成王不曰不必有而曰不必備蓋亦有之特不備耳三孤之職者亦後世曠千百年而不見者也成王乃不論備與不備是可以常備矣何其感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祲之源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治官之長是為冡宰内統百官外均四海葢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之使皆歸於一是謂之統四海異宜調齊之使咸得其平是之謂均所以管攝之者非官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所以調齊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為大小者與之為小所居者至易也明

乎易簡之理則相業無餘藴矣教官之長是為司徒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五典自唐虞以來司徒既職之矣天下之達道惟是五者故古今之達教亦不能改是五者也敷典教民而謂之擾蓋馴習而熟之之謂也拊摩而入之之謂也蓄養而寛之之謂也深味乎擾之一言則司徒之教思過半矣禮官之長是為宗伯壇坎昭穆之等聘饗射御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者所謂禮也神人之所以治上下之所以和

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諂妄而瀆乎神陵犯乖爭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乎成周合禮樂於一官和云者蓋亦包樂於其間也後世禮樂廢壞所以治人者不過期會簿書之末至于祀典尤為不經間有一二僅存者不過曰使先王之文物不廢于吾世而已所謂治神者漫不知其何語矣又一說云禮官之長是為宗伯壇坎昭穆之等聘饗鄉射之節莫非天秩察乎幽明之故然後能極其藴也後世視以

為儀章之末意宗伯治神人和上下必有妙於此者焉抑不知工師之所辨祝嘏之所詔宗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然治神人和上下者非工師祝嘏所能與而獨歸於宗伯於同而識其異於異而識其同則宗伯之職庶乎其可思矣政官之長是為司馬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為始有所施是固政

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繫焉其為政之大又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它求也非濟貪忿而夸武功也所謂天討也司寇掌邦禁凡邦之刑辟皆總焉姦慝隐而難知故謂之詰盖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之罪惡雖萬狀要不出於隐顯之兩間曰詰曰刑既皆有以待之矣司

空掌邦土凡邦之土地皆總焉居四民者士農工商各居其所不見異物之遷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管仲行之於齊者乃其遺法也地利者陂澤之灌溉土壤之膏腴皆是也不曰興利而曰時地利者江河之徙移固有昔瘠而今沃者矣陵谷之遷變固有昔下而今高者矣隨時而權其興廢然後地利可盡焉為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紀綱既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

矣故三曰邦禮敎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則將帥之事焉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求真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六十之屬以倡九州之牧自内而達之外九州之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受之於内内倡外應周浹天下兆民之衆阜厚化成其治無以復加矣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

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卿何也綱在網之中而首亦宣處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也冢宰之與五卿並居於六職也一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成王既訓迪厥官以立為治之綱矣繼之以朝覲巡守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內焉六卿外焉九牧表裏唱

和固有彝倫然多歷歲序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者乎六年五服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修者乎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所以修其廢也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見於虞書後千餘年始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陞降事之繁簡與衛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觀會通而行典禮者

皆可得而推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廸之矣此章則所以居官守職者莫不咸在曰凡我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首之以欽乃攸司為訓者盖當是時體統既定各司其局一或不欽左不恭于左右不恭于右則綱條陵奪而定制紊矣大而侵小不明其體者也小而侵大不用其極者也雖意在於善然思出其位紛然無度非所謂欽也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者戒之以審令於未出之前也令出則惟行而不可反矣不可不熟之複之也令出而誤固當還令然所傷則既多矣曰惟行弗惟反者所以深戒出令之不可輕非謂其真不可反以意逆志讀之可也令出於君令戒凡有官君子而謂之慎乃出令豈在官者皆可出令乎盖令之大者固無異綂而百司庶府自下條敎于其屬亦何莫非令隨其輕重皆有休戚固不可易也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者民之從違視公私之

消長私意浸克則民懷寖深至于允懷則心誠懷之無有餘蘊非以公盡滅其私者不能也上盡其公則下盡其情也不曰至公無私而曰以公滅私者蓋私者古今在官者之實病故成王示之消長之理使知所用力也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者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今必使之學古而後入官何也盖淵源必考其自來軌轍必觀其已試三代君臣相與建事入官一以稽古為本至荀卿始

開法後王之論李斯得之蕩滅古學令吏以法令為師卒以亡秦然則三代所以嚴守古學者是誠有意也既入官而議事則必斷之以制制者即前日所學之成法也古今之變亦不齊矣能斟酌權量不膠不滯是可謂能用其學者也始而不能學學而不能用則將何以應事政安得不迷乎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者學古前代之法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之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

莅官者謹師之而已苟喋喋利口妄欲改更以紛亂職業則動搖一代之治體豈細故哉自古變亂祖宗之法度未有不始於利口之人成王所以欲深絶其萌也蓄疑敗謀者有疑即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却謀之所以不成也怠忽荒政者怠則失於不及忽則失於過或過或不及荒其政則均也不學牆面莅事惟煩者既歷數莅官之病復申勉之以學之不可已學者應事以理不學者應事以材力學者以

理應事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於理不通憤然面牆遇事之至始一一以材力營之未至什伯固已不勝其煩矣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者人之居官患在因循苟且趣過目前不以功業自期故更端而警之欲其注于心也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所謂功業者非欲經營分表而求新奇凡一官一職莫不有無窮之事業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

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者居移氣養移體位祿之移養入於驕侈而不自知處此而欲恭儉非聲音笑貌所能為也必實有是德不容毫髮之偽於其間然後可也載者容之之謂也聲利之攻人也微而無間苟有毫髮之未實安得不為所引取乎因是而推言實偽之辨從事於實則心廣體胖日以休泰從

事於偽雖殫其智慮左蔽右隱人之視巳如見其肺肝日彰其拙矣天下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德天下之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偽使小人作偽者共知勞而無益亦何苦爲此乎此兩塗凡人皆當知所擇在官守者怵於權利懷諼行詐以覆邦家其害爲尤甚成王別白示之其賜後世深矣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者心在事外然後能當寵而慮其危周視環顧無非可畏此心稍懈而不畏即入於憂危禍患之

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若相似然思危者以寵為憂患失者以寵為樂所存大不同也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者人情相下然後能相入後世聚訟紛爭人各有心東曹所與西或奪之左臺所建右或毀之政事厖雜莫知所適從者正坐不相下故耳苟在列者推賢讓能彼此相下安得不和政亦安得而厖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成王既勉庶官以推賢讓能於此復以舉人之實終焉觀

庶官之能否者不觀諸它惟觀諸所舉之得失人主既專以人物為向背則百官亦專以人物為風俗此風既成更相汲引人材將源源而不窮成周之治亦將新新而不已此成王遺後世不斬之澤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成王訓戒既終復嘆息而總告之敬爾有官者各敬其官亂爾有政者各治其政即始所謂欽乃攸司也

由三公而至于下士尊尊卑卑各止其所而天下定矣成王之訓所以始乎由是而終乎由是也其官其政固各止其所統而言之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而已矣曰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欲其盡心於君民永永不替庶乎萬邦之治無有厭斁也成王期庶官以任重道遠者亦可以見其規模之久大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周公在豐將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

姑

成王之世其征伐可見者三監也淮夷也奄也東夷也經營四方勤亦至矣至肅慎來賀則威德暢而遠人來治功於是乎極蹟之之命意其必有警戒不自滿假之辭惜乎其逸也周公終老于豐蓋成王拳拳不可一日遠周公故不容之魯觀洛誥所以反覆挽留者則可見矣公羊氏乃謂欲天下之一乎周此盖以利害言不足與論三代君臣之際也將没而欲葬

于成周盖宗臣垂老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兹殷
士致其不忘之意耳以葬警成王而意不在葬也成
王識之故領其意而不從其葬葬于畢者祔于文武
從周家之兆域也亳姑之名其書既逸其義不可知
先儒謂弇告還奄之事義或然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一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官一篇固可見成王離師傅而不反者然周公猶在焉涵濡漸漬蓋有不知之潤也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眞得實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周公之沒也庬臣碩輔昭文王武王者尚多立於朝

而分正東郊之重任成王獨以屬諸君陳玩其戒飭之辭與畢命輕重大不類則蓋新進者也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之治體所宜盡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同功一體處其兢業循守者或未專固苟微有作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害矣不若畀之新進純慤之人則洞洞屬屬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指蓋在乎此也至于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大老莫

能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
者精矣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命汝尹兹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
乃司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令德即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
所以指其德之實也惟孝友于兄弟自父母而達之
兄弟也克施有政自家而達之官也本立而生成章

而達其序則然也政曰克施者難辭也舉斯心而加諸彼曷爲其難乎心則無間然位移而事易非久且熟者蓋未能不少齟齬也君陳之德如此則既成而可施於用矣成王所以舉東郊之任命之也東郊何地也周公之居也今焉命汝臨長之如何其不敬也昔周公之在東郊師保萬民有師之尊焉有保之親焉化育之德洽於民心君陳往而繼之其可不謹乃司而率循其常乎蓋民深懷周公之德茍君陳一事

必與周公之初一法少變周公之舊則觀聽疑駭怨
謗交萃民不可得而治矣惟勉昭周公之訓則其民
從乂民方飢渴周公之訓得君陳發明而復示之恍
若神明再還舊觀宜其翕然順聽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
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
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
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矣故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其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粗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有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

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餘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盖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徒為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篤敬之功孰能與於斯既告以孜孜

周公之訓慨然有感於周公而言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成王謂周公之聖向使聞其名而未得見其思慕向望之心惟恐不得一見也及親與周公遊處反玩以為常不能遵奉眞所謂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也今周公沒矣不可復見矣前日不克由聖之悔其可追哉是豈特以警君陳成王慨然與君陳共此恨也然成王豈眞不克由聖者特思周公之切而自視若不足爾爾其戒哉爾惟風下

民惟草者告之以既居人上民之東西惟吾所向不可不戒也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者民既惟吾所向則其發尤不可不審也凡謀慮政事若小若大無一可忽有所廢興當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當紬繹而深思之所以深謹其所發也廢興云者非謂更革周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間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夫上守周公之法下資衆人之論非私之已者所能成王

舉以屬君陳其知之也有素矣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舉其前日之善而明其可以當是任也君陳平昔凡有謀猷亟入告君及既施行則澹然不有順承之于外謂此謀此猷皆吾君之德焉為人臣者公已奉上果咸能若是豈不甚良顯哉盖歎君陳之不可多得而變古廢衆自立名譽之事固可保其必無也前日尚忘己之善而皆歸

於君今日豈忌人之善而欲出於己乎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周公之訓既極其大矣成王猶欲君陳擴而弘之者

非以周公之訓為未弘也繼前人之政者茍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大不同也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粗言之則君陳豈假寵利行私者若不必戒也精言之則是二病者雖賢者猶懼不能免焉勢者東郊之勢也法者東郊之法也而我何與哉雖然勢者我之所居也法者我之所用也朝夕居之用之已豈能不與其間一有與

焉則為依勢作威矣倚法以削矣作者非其自然削者侵其當然也是二病者藏於眇忽幾微之間豈可不精哉寛而有制從容以和者方克和厥中之時大體固當寛苟無制焉則流蕩放侈乖爭陵犯之所由起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節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内斯其所以和也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者君陳篤厚之人也懼其持守者或不足故告之以殷民之麗於罪無

徇上之意惟觀法之中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者言用刑之際必懲一可以止百然後刑焉盖用刑當於其要會而不可泛施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者長惡不悛氣燄足以扇惑風俗之人所犯雖細積至于三足以見其不悛之實於是刑之勿宥所謂刑之要會也非此族也亦豈記其微過而誅之乎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者居上之道也敏者舉睫而已傳頑者提耳而未喻

以敏對頑不期於忿嫉而自至於忿嫉坐而出令者
常易行而奉令者常難以易責難不期於求備而自
至於求備惟居之以寬而體之以恕庶乎其免是累
也易動而輕發者常取事故必有忍然後能濟忍固
可以有濟然猶有堅制力蓄之意焉至於有容則洪
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矣德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
言德淺深固有間進乎此者亦有序也忍與容凡人
莫不當然而居上者據事物之會忤逆激排者交至

尤當深致力也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者善衆而惡寡治之始乎惡惡衆而善寡治之始乎善皆從其尤者而先之也君陳之時頑民為惡者衆不可勝誅也簡拔其修者而示之乃所以簡其不修進用其良者而勸之乃所以率其不良善舉而惡自勸此東郊當時之治體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

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商民之薄如此成王乃本其生而謂之厚者不觀其流而觀其源也其所以澆薄者以居淫湎暴虐之地而為物之所遷耳本厚者既可遷而為薄既薄者豈不可反而歸厚乎將欲遷而歸厚是非聲音笑貌所能為也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民之於上固不從其文而從其實也雖知敬典而不在德則典與我為二物是猶既其文而未既其實也何足以動人哉惟敬典

而在德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道也如是則君臣俱受福而名傳于永世矣化之博也福之厚也名之長也所以致之者皆出於敬典在德而已東郊之命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始終一實也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

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危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廣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也世稱漢武拔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為知人抑不知所謂大臣者非可以寄安危而屬存亡者不在此位如周

之召畢內則總衆職外則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沒則託孤所謂受遺者蓋其一職也武帝垂沒始拔一人而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其無具甚矣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

成王甲子之命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其潔冠

服以致其嚴顧託之言淵奥精明葢臨衆之敬不以
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没罔惘然也惟善治氣者
為能歴疾病而不惰惟善養心者為能臨死生而不
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
毛公六卿也師氏虎臣宿衛之臣也百尹御事百司
之長與凡庶僚治事者也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固無
可疑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者葢司馬兵權在
其掌握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六卿百官既咸造王

庭然後發命焉疾大漸惟幾以下皆述顧命之意也統言之則云疾甚言之則云病疾大進而瀕於死病目加而愈留恐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所以審度為訓而出命焉誓言則發之力審訓則思之熟不易其言欲羣臣之不苟於聽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

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堯舜君臣而並故謂之重華文武父子而處故謂之
重光自古聖人相繼之盛惟此兩時為然奠麗者定
民之所附麗如居之麗於棟宇食之麗於畎畝之類
蓋言養之也陳教則教之也人君之職不過教養二
端而已曰肄者教養之事業不可未試而驟施於民
故必先肄習肄習之久理事貫徹舉無所違然後能
推而達之代殷而集大命文武生知之聖若不待學

而於教養之事業肄習之勤經歷之久其不敢輕如此則為治者可易言哉非成王自幼習聞王業之艱難亦不能為此論也在後之伺而下成王自叙平日用力之實也敬迓天威者凜然如在其上敬以承之而非心之有所將迎也天威者理也文武大訓述此理者也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言操存之工也敬則不昏昏則不存矣少昏即逾君子所以毋不敬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言疾之既殆

後將不復有言欲羣臣明聽是言也然弗興弗悟血
氣之病耳若志氣則無敢昏逾者初未嘗病也用敬
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屬二公羣臣保傅康王大濟
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
邦者略舉君道之大綱以示之也懷柔安慰勸導皆
居上之道合遠邇小大而言之者周徧不遺乃所謂
君道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死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或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其天秩本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遡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

儀失則豈特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
釐有間即非天命已冒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
冒貢于非幾味其誥戒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也有
用力於聖學者其可不請事斯語乎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
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
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
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正死生之變而審安危之幾於此章見之綴衣帷幄也羣臣既退而徹幄所謂疾病内外皆埽盖静以俟終也順之至也王既崩矣召公以冡宰攝政命仲桓南宫毛使於齊侯吕伋之所取干戈虎賁迎王世子於南門之外桓也毛也皆朝臣之賢者也伋盖太公之子以諸侯入仕王朝而典宿衛者也成王之卑政統六師者則畢公焉典宿衛者則太公之子焉兵柄之所屬亦不輕矣國有大喪呼吸安危儆宿衛以逆

嗣君事莫重焉發命者冡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勲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折衝銷萌之意則深矣柦毛非不可獨任者將立君之命並遣而往所以為萬世慮也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于宫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丁卯命作册度盖召公命作命康王之册曰

度者簡冊小大長短之式也自乙丑至癸酉王崩九日矣天子七日而殯伯相命士須材蓋既殯而致百祀之材共喪之百用也召公以西伯為相變文曰伯相者見其總內外之任也自成王既崩之後訖康王受冊之前命皆出於召公而它人不與焉故始終以太保伯相言之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

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此皆陳儀物而傳顧命也狄賤有司也喪之復狄人設階則共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也綴衣幄也天子所以臨朝者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

先儒所謂朝覲聽事養老宴私之坐雖經無明文然牖户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而三席者則一時之儀也是四席者乎居隨事而設各有所主至傳顧命則並陳之所以備國容而徧象其平生之居處也牖序夾房階塾皆指路寢言之窓謂之牖東西廂謂之序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謂之賔階東謂之阼階門側之堂謂之塾或謂路寢如明堂遂疑東西序不應五室之制

至遷就其說謂鎬京宫室尚仍諸侯之舊不知取正於經而曲生駢贅適足以溺心喪志而已敷重者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孔安國以為桃枝竹鄭玄之時孔傳未出其釋周禮亦以次席為此竹蓋一物也厎席謂蒲席也豐席即莞席也筍席則緝竹篛而為之者也緣謂之純蓋席之緣曰黼曰綴曰畫曰玄紛皆席緣之飾也司几筵之五席莞繅次蒲熊此得其三焉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華玉者飾

以色玉所謂玉几也文貝者飾以貝也雕玉者則所謂雕几也漆則所謂漆几也司几筵之五几玉雕彤漆素此亦得其三焉陳寶之名物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天球夷玉而河圖參之則所寶者斷可識矣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兑戈垂矢之屬錯然並列四海之巨麗千載之典刑葢聚見於此也四輅在庭所以嚴容衞或以五輅置革不陳或以綴次為金玉之副未知其所以定也凡此

非獨盛彌文而車備物天位峻極幄坐靚深寶鎮暉華車輅峙列入其庭將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越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弁士服也冕大夫服也惠戈劉越戣瞿鋭其制不盡

見於書傳然皆執威械以衛殿陛者也畢門路寢之門也兩階戺阼賔階之稜也東堂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垂西垂路寢東西階之上也側階未知其方亦側階之上也士皆立于堂下大夫皆立于堂上遠近親疎之序也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宫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

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太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

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

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受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

收諸侯出廟門俟

儀物既備然後延康王受顧命焉自是而始稱王盖

受冊而踐位也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將奠於成王而

受冊命故變麻而冕也由賓階升猶以子道自居不

敢自為主也卿士邦君麻冕蟻裳祭服之裳皆纁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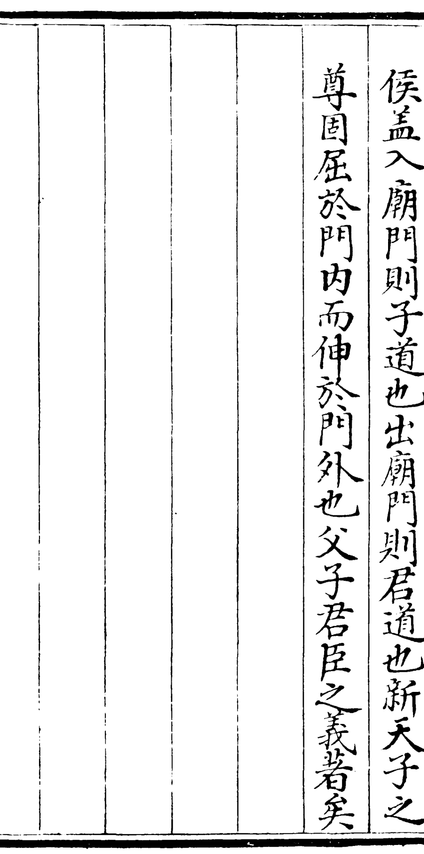
變其裳者盖無事於奠祝不可純用祭服有位於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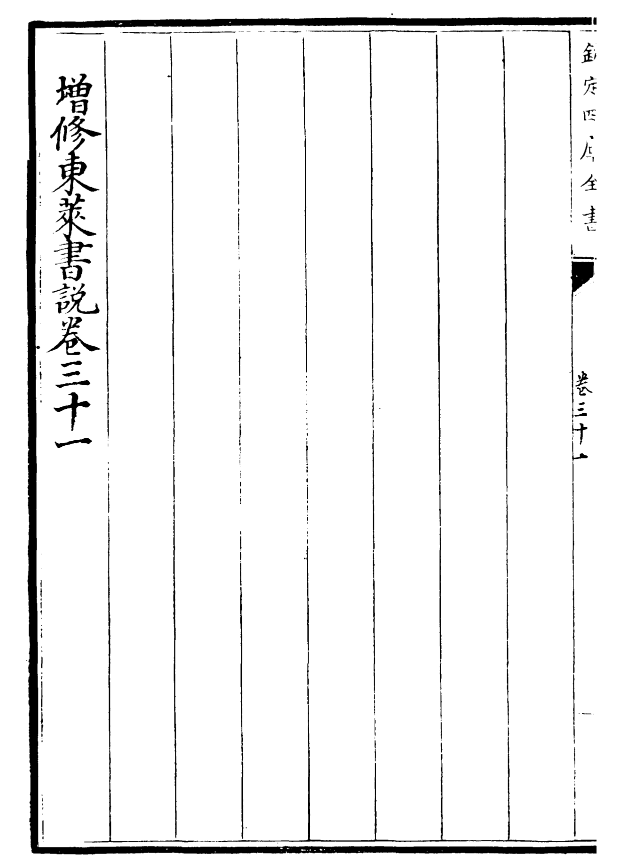
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序卿士於邦君之上内京師而外諸夏名分之大者也召公受遺太史奉册宗伯相禮故皆服祭服彤裳則纁裳也介圭天子之守也瑁所以合諸侯之圭璧天子之權也同則酌酒而告先王者也召公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奉册以贊王故與王接武而升自賓階皇后憑玉几以下册命之辭也言大君力疾親憑几而揚末命所以

深發其哀敬也不曰嗣位而曰嗣訓訓所以守位循其本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必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明訓豈小知小惠所能稱塞哉冊辭典正嚴重如此後世讀之猶竦然形神俱肅親承之者葢可知也王再拜受冊興荅退託眇末不敢自必能治四方而祗畏天威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康王之退託即用九之無首也天之則也文武成王之心所

以得其傳也王既受冊然後受同執瑁而奠告於成王馬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上宗與大宗皆指宗伯曰饗者傳神命而以神之饗告也召公受王之同以降復自盥洗更用它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所以秉璋也祭必有報誠意之無已也以同授宗人拜告王以將祭王答拜者敬神之享也宗人宗伯之屬相召公者也召公復受同以祭然後飮福嚌

者至齒方在喪疚故歆神之惠而不甘其味也王為喪主則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召公居其所以同授宗人拜告王以既祭王答拜者敬禮之成也觀升降奠饗之際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以質此心於神明也太保降收者蓋百官總己以聽召公公退則有司收徹矣視其進退以為節也諸侯出廟門俟者廟門即路寢之門成王之殯在焉故名之以廟也俟見康王於門外下篇康王亦出外朝而告諸


侯蓋入廟門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
尊固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也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一